灾难面前的人间奇迹

2008年5月12日,四川汶川发生7.8级地震。这让很多人联想到了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、邢台大地震……

媒体曾经采访过一批大地震的幸存者,从他们平静的叙述中,我们体味到了地震发生之时,那深藏在人们血液里的情和爱。今天,我们回顾地震记忆,不是为了展示伤口,而是为了感受人性的温度。

1966年 周总理冒余震三赴邢台灾区

1966年春让邢台人刻骨铭心。在那段日子里,他们遭遇了残酷的自然灾害,也感受到了浓烈的党恩。

邢台大地震惊动中南海,周恩来总理于3月9日、3月10日、4月1日先后三次亲临地震灾区,顶着寒风,踏着瓦砾,进窝棚,下地窖,嘘寒问暖,慰问伤病员,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……

周恩来站在木箱子上讲话

强烈余震中镇定自若

“1966年3月9日,就在邢台发生地震的第二天,年近古稀的周总理就从北京乘飞机赶赴石家庄,在省委白楼招待所听取了省委领导的汇报后,于当晚8点连夜登上南去的火车。周总理在隆尧冯村车站下车后,换乘吉普车直奔县城。”

通过邢台市外宣局提供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到,时任63军副军长的徐信上将回忆说,当时大家考虑到处于震中的隆尧余震未止,太危险,为了总理的休息和安全,都劝说他在石家庄休息一夜,明天再去。可是总理听了很不高兴地说:“你们能去,为什么我就不能去?”

时任周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中将回忆说,在来石家庄前,总理就一直很焦急,坐立不安。“在3月8日地震发生时,总理在中南海正深夜办公呢,忽然看到头顶的灯泡在晃动,他就赶紧电话通知有关部门火速查找震区。很快,邢台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传来。周总理闻讯立即向毛主席报告。紧接着下了两道紧急命令部署救灾。第一道命令,通知解放军总参谋部,让北京军区通知驻石家庄部队和河北省军区,火速派当地驻军赶赴地震灾区,救死扶伤,抢救灾民;第二道命令,让空军司令部准备直升机,次日一早随总理到震区现场视察灾情。”

一到隆尧,周总理首先来到临时设在县委招待所的救灾指挥部,因为没有电,周总理就在昏暗的马灯下听取了汇报。

一位当年在隆尧县委工作的退休干部回忆说,正在谈话时,突然又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,只见房屋摇动,门窗咯吱咯吱直响,屋顶上的尘土和白灰纷纷掉落。大家出于本能都惊恐地站起来,并建议总理赶紧出去躲避一下。就在此时,当地的一位年轻干部已经从窗子跳了出去,而总理镇静地坐在那里,不慌不忙地说:“不要怕,这是余震,还是继续谈吧。”看到总理那沉着镇静的神情,大家紧张的情绪很快消失。

就这样,在余震不止、大地颤动的环境下,总理和大家一起分析灾情,对抗震救灾工作做了全面安排和部署。一直到夜里11点多才乘车赶回石家庄。

“乡亲们,全体向后转”

3月10日下午2点,周恩来总理又从石家庄乘直升机到隆尧白家寨村视察灾情。

“下午2点多,周总理的飞机落在村北的打谷场上。当时群众非常激动,2000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谷场,都想离总理近点,欢呼声掌声淹没了螺旋桨的轰鸣声。‘共产党万岁!’‘总理来了,我们就有救了!’的呼声震天动地。”原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,至今忆起当年的情形还激动不已。

走出机舱的周总理向群众频频招手,面容亲切略带沉痛。

“总理先用手势让前面的人蹲下,还把一个乱跑的小孩抱给蹲在前面的人,叮嘱人们不要挤着娃娃。随后总理对跟在身后的干部说,咱们现在开个会吧,随即他就站到旁边的两个救灾用的空木箱上开始讲话,当时残雪未消风沙很大,总理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青色呢子服,群众很快围成一个扇面,席地而坐倾听总理指示。这时,细心的总理发现群众是面对着西北风而坐,马上说,‘乡亲们,全体向后转’,刚开始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原来总理换个角度是为了让群众背着风,而自己却绕过去迎着风向大家讲话。”

85岁的杨世英回忆说:“那时没有扩音设备,总理全靠自己的嗓子,但全场的人都能听得到。”

“总理说乡亲们遭灾了,我来迟了!二十多年前,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,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。这次是和地底下的‘敌人’作斗争。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。恢复了生产,恢复了力量,就对得起死去的人。现在大家一起呼口号。说着,周总理激动地举起右手,高呼:奋发图强!自力更生!发展生产!重建家园!在场的干部群众都跟着周总理一起振臂高呼,呼声响彻上空。”

讲完话后,周总理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走访了受灾群众。破碎的瓦砾之间,不时还有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。年幼的小孩哭喊着寻找自己死去的父母,满脸灰尘的老人在哭喊着自己死去的儿女。

踩着碎砖烂瓦,周总理走了一家又一家。其间,周总理见有个小女孩坐在一截断墙下,便急忙上前将小女孩抱了起来,嘱咐说:“不要在墙底下坐着,墙倒下来会砸着你。记住了吗?”小女孩怯生生地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,余震突起,那段残墙倒塌了,散落的碎石一直滚到总理脚边。

如今村民们说,当年总理抱过的小女孩,现在已经嫁到县城了,日子过得很红火。

“我就是您的儿子!”

“那天风很大,总理来时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好几圈,老百姓就在村西的小广场上点火堆给信号,最后飞机终于平安降落,现在那个小广场已被命名为四一广场,位于宁晋县东汪镇第一中学的操场上,是学生们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”

震后的东汪,到处是残垣断壁,满目疮痍。每见到一个人,周总理总是关切地问:“家里损失怎么样?”“蒸饭的锅和吃饭的碗有没有?”“窝棚里挡寒不挡寒?”

在贫农协会主席王根成的窝棚里,周总理询问过他家的损失情况后说:“你是个老党员,要带头干,还要教育好娃娃,鼓起干劲,重建家园。”王根成说:“总理放心,在抗战时期和敌人作斗争,我都没有怕,现在遇到地震灾害,也不会怕。一定拿出抗战打鬼子的劲头来,和自然灾害作斗争。”

一位因失去儿子而痛哭的老大娘的哭声,传到了窝棚外。总理赶紧钻进窝棚,上前拉住老大娘的手,含着泪说:“大娘,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!”

总理来了,可灾区的乡亲们也没有啥招待总理的。东汪村党支部书记董保顺用粗瓷大碗倒了一碗白开水,捧给周总理。那天风大,碗里落进了一层尘土。周总理双手接过大碗,轻轻吹了吹水皮上的尘土,一饮而尽。

“震后,我们这井水翻花涌出黑水,风尘不止,秽物乱飞,卫生条件极差。周总理本来是可以带专用水的,可他没有。他喝了我父亲倒给他的水,而且喝得那么甜。一点也不嫌弃俺们老百姓!”董保顺的儿子董明胜说,总理那种与百姓同甘共苦的作风感动了他父亲一辈子。

“周总理用过的这只大碗,后来一直被父亲用红绸子包着保留在柜子里舍不得用。直到周总理逝世10周年的时候,父亲才把这只大碗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。”

离开东汪村,周总理又先后到宁晋县耿庄桥、束鹿县王口、冀县码头李乡和巨鹿县何寨等村视察灾情。

“总理离开何寨时天已经很黑了,边往直升机那边走边指着眼前的一大片土地,神色严峻地对县、公社干部说,建设这么多年了,这里还这样荒凉,我们对不起人民。今后要多植树,多打井,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周总理要上飞机了,群众都涌上来送行,周总理向大家频频挥手。走几步回转一次身,又走几步又回转一次身。登上飞机后,周总理再一次回转身来,深情地大声说:乡亲们,大家要把生产搞好,把日子过好。过几年,我一定再来看望你们!”

一位巨鹿县委的宣传干事说,当年总理的到来,不仅让群众增强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,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激励、鼓舞着大家。

地震灾区的人们没有忘记总理的嘱托,年年植树,年年打井。如今何寨等许多村镇成了平原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。

摘自《燕赵都市报》

一把菜刀让废墟下的蜜月重见天日

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,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含义,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。

“当我缓步于唐山的街头,大量的尸体堆中,曾有一类死难者的遗体引起过我的疑虑和深思。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。完整的尸体上,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指甲抠出的暗红色的血痕,那是疯狂地抓挠之后留下的绝望的印迹。这就是精神崩溃”——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曾说,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“扼杀”了自己。

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。可是,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求生本能,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、奋斗着。唐山大地震,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,留下了这批渴望生存者的姓名。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。

废墟中他摸到一把菜刀

陈俊华,地震时24岁,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。郝永云,地震时24岁,陈俊华的新婚妻子,廊坊县农村社员。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:1976年7月30日,震后第三天。三天,对于生命的时限来说,并不算长,可是对于这样一对夫妇来说,却分外漫长而难以支持。他们的存活,对于他们自己,是奇迹。

那会儿,他们刚刚结婚。7月28日的强大震波,击中了所有大目标,也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对夫妇的小小新房。一些幸存者就被埋在这样的建筑物中。那一刻,屋子里亮极了,明晃晃的,就像开了电灯,就觉得四面墙壁像包饺子一样卷塌下来。他们的屋子在宿舍楼的底层,上面的天花板已经倾塌,离他们的头只有几寸远,侥幸得很,那块板没落下来,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,周围只剩下了比一张单人沙发大不了多少的空间。

最初被埋的时候,这对夫妇也曾经呼救过。竭尽全力的呼喊,对于偌大的废墟显然无济于事。为寻求生之路,他们也曾和千千万万遇难者一样,拼命地推梁木,砸钢筋,搬石头。当我采访郝永云时,她对我说:“我们俊华可是个男子汉呀,真正的男子汉。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?一扇纱门压在我们身上,他硬是用手撕扯开纱窗铁丝,出来后我见他满手是血。”“真像活埋人!”郝永云说,“开始,四周很黑,谁也看不见谁,只觉得闷,呛得难受,嘴和鼻孔像被灰尘堵塞了。余震时,楼板几乎贴到了脑门。”

“新婚妻子身体不好,”陈俊华告诉我,“她身体单薄,平时还有神经衰弱。那会儿呛得要命,我真担心她。我蹲着,她跪着,趴在我身上,一个劲儿地说:‘俊华,我出不来气,我渴。’”

那时候,郝永云只会发疯一样地叫渴。热极了,也渴极了。陈俊华叫她别喊了,说里面氧气少,一喊就喊没了。郝永云渴得受不了,伸手胡乱地摸着。天太黑,只摸到一只瓶子。“是醋。”她高兴得没法说,抓起来就往嘴里倒,却是花生油。她喝了两口,哇地全吐了。后来她昏睡过去时,老是看见一个军用水壶,就死死抓住它,就是不放手!

看着妻子这样,陈俊华突然想起屋里还有西瓜、桃子和半盆凉水,水里还冰着一罐中药,是为她煎的。他四下去摸,什么也摸不着,都压碎了。失望之中,他竟意外地摸到了一把菜刀。陈俊华对妻子说,“这下好了,我们用菜刀砍出去。”

连凿七处都碰上死路

这把菜刀给这对在“蜜月”中遇险的夫妻带来了生还的希望。黑暗中,响起了菜刀砍击硬物的声音。陈俊华首先在一堵断壁上劈开了一个窟窿。他欣喜若狂地往外钻,谁知窟窿外正堵着一个坚硬极了的水泥露台。他用菜刀往相反的方向劈,结果也失败了。他们暂时栖身的小小空间,真像一处严严实实的坟墓。他把四周都砍遍了。石头、钢筋、水管、暖气片……菜刀卷刃了,变成了一块三角铁。他一共凿开了七个窟窿,全都是死路。

陈俊华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,总感觉外面老是盛夏大中午。太闷太热了,满额头鼓起了大肿包,妻子只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,哭喊着,一步也不离开他,死死拽着他的手。

陈俊华挪近妻子。她已经开始一阵阵地透不过气,一阵阵神志不清。陈俊华摸到一顶草帽,给她扇着风,只要她一睁开眼,她就哭,就问他,还能回家吗?会不会有人来救啊?陈俊华心里也很难受。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,头顶上偶尔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,也不见人声。

陈俊华看着妻子昏昏沉沉地躺在身边,心里沉重得很。刚刚结婚,刚刚建立起这个家,妻子从农村到部队来度这个“蜜月”,还没有到头,就这么完了。新房碎了毕竟还是新房。不远处的那对枕头,图案是两条金鱼,就是妻子一针一针绣的。那会儿,陈俊华也开始绝望。他觉得他们被埋得那么深,那么深,没有希望了。妻子仍旧在身旁低声地哭,陈俊华心里那个苦啊!他寻思这会儿大概是第二天了,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。

为了妻子坚持劈下去

地震刚震那会儿,陈俊华怕头顶上那块天花板再落下来,用很多砖块垫住了它,这会儿,却想把砖块抽去,任楼板压下来,两人一块儿死算了。不远处的什么地方,传来一个婴儿渐渐弱下去的哭泣声,还有一个孩子喊着“渴”的打滚声。这是邻居王庆海一家。陈俊华只要稍一动弹,妻子于昏迷中就紧张得一抽搐。她的手使劲地抓住丈夫的手,紧极了。“见天了吗?”她问。她仍在幻觉中,听着那一声声菜刀砍击硬物的“当当”声。尽管那每一声“当当”都显得那么勉强、机械、单调、无力,可是她却实实在在地在倾听生的希望,“见天了吗?有希望吗?”

陈俊华看着自己虚弱的妻子,强忍着自己绝望的心情。他知道,失去希望,对于她,就是死。于是,他对她说:“快了,快了,快掏空了,快掏空了。”“能出去吗?能出去吗?”“能,一定能,我向你保证。”郝永云安静了。她想活,她想活着和丈夫一起出去。“蜜月”还没有度完,好日子还在后头,她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。她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女子,没有多少文化,只有一颗热爱丈夫的痴心和孝敬老人的善心。陈俊华的菜刀又当当地响了,那是敲在一处暖气片上的。不再为寻找无望的生路,仅仅为了妻子,为了那一点点正在微弱下去的生的信念。她不应该这么死去。

陈俊华1970年入伍,1972年曾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。这门婚事是一位远房亲戚介绍的。这段恋爱史的开始并不甜蜜,一提起来,陈俊华的心中还有那么一点内疚和苦涩。他说过,他曾为一件事和郝永云闹过不愉快,当初,文化不高的姑娘给他写的第一封情书,是请人代笔的。后来他知道了,十分生气,质问她“为什么要骗我”,她委屈地哭了一天多,都因为没有文化,也太痴心了。

陈俊华不停地敲击着手中的菜刀。郝永云的家,离陈俊华的家只有三里地。陈俊华在外当兵,她常去他家干活,尤其是照顾三位老人。其中陈俊华的奶奶和父亲都是半身不遂。她真是一位善良的姑娘。爷爷做寿也是她一手操持。“当当”的敲击声就这样响着……他们的婚礼在农村举行,不土不洋,家里给做的柜橱,她家带来一对木头箱子,把亲戚请来吃了一顿。简单已极的婚礼,甚至连拉新娘的马车上也忘了挂花,她家不满意:“就是娶个寡妇也要挂花。”可是一心爱着俊华的永云却没有在意。

黑暗中,郝永云仍不时地说着呓语。她的呼吸在“当当”的敲击声中变得均匀。后来她常说:“没有俊华,我早死了,是他顶住了我。整整两夜三天呵。那会儿要死也真死了。第二天我就觉着不行了,我想,刚结婚就砸死了,爹妈该咋想?两口子就死一堆吧,只是苦了爹妈。”

真舍不得死啊!陈俊华也想落泪。他的心里还有一件小小的憾事,结婚前,永云就盼着要一辆自行车,像城里人一样。无奈生活贫困,好容易积了些钱,因为不够数,只能和弟弟合买一辆车,轮流骑。陈俊华曾暗下决心,结婚后省吃俭用,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妻子买一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“飞鸽”自行车。

菜刀的敲击声响越来越弱。陈俊华也不行了。他只感到浑身发烫,手脚绵软。大概因为瞳孔放大,四周围到处是一片白色的雾。最后,他也躺倒了。但是,他躺着还拼尽全力地敲。手举着小小的卷刃的三角铁,竟像举着千斤大鼎那样吃力。“当,当,当……”两夜三天。30日下午6点多钟,微弱而顽强的敲击声响终于传出了废墟。他们获救了。

钱刚/文 摘自《唐山大地震:不能忘却的人间灾难》